

馮自由高風亮節

新 亨 著

革命史中突出人物

國父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海內外志士仁人，莫不聞風興起，羣相景從。馮自由先生便是很早參加「興中會」從事革命活動者之一員。而且，他在革命陣營中，是一位很突出的人物，有許



民國元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稽勳局長民國三十二年任國民政府委員的馮自由先生。

多值得讚美，和給予我們效法的地方。我先引錄他的革命老盟友另一位元老但植之（蕪）先生為馮先生所著「革命逸史」題贈的詩曰：「幡然一老自南來，書局隨身各體骸。（原註：司馬溫公歷官，皆以書局自隨。）湯武征誅皆歷預，伊周制作是躬陪。虛傳范子工心計。（原註：自由曾以貨殖自晦。）孰識蕭何擅史才。卅載專精方汗簡，上儕實錄下齊諧。」這首詩雖然以讚美馮先生所著革命史為主要話題，但「湯武征誅皆歷預，伊周制作是躬陪」兩句，也已把馮先生對革命開國大業的貢獻，作了一個輪廓概括地描述出來了。這可以說是對馮自由先生的一篇恰如其分的簡評。現在讓我再舉出關於馮先生的，最突出的一些事蹟來分別敘其梗概。

革命世家和革命童子

馮自由先生原名懋龍，字建華，廣東南海人，民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一八一八），出生於日本橫濱之僑寓。

先是，其祖展揚先生原在香港懸壺業醫，與各地三合會的首領，多有結識往還。咸豐年間，值洪秀全、楊秀清等為反清驅滿革命，起義於廣西，直趨長江流域。粵省會黨首領陳開、李文茂等，聚眾謀為響應。展揚先生亦赴粵垣參與策畫。不幸為清吏發覺被捕，以交結「紅頭賊」（起義者均以紅布包頭）的罪名，繫獄經年，且死於獄中，其長子鏡如先生（即自由先生之父）痛恨之極，乃間關遠赴日本，營商於橫濱，開設「文經」文具店，兼營印務。至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後，清軍大敗，割地賠款。鏡如先生益憤清政失綱，已至不可藥救地步，遂去辦易服，以示決絕。

國父孫先生於甲午冬，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倡革命。旋即東返香港，邀集更多同志，擴大興中會之組織。當國父自檀東歸船中，對眾演說鼓吹革命救國之大義。有在船上售貨商人陳清者，聞演說大為感動。船抵橫濱，陳清將孫先生演說革命情形，趨告鏡如先生，他傾倒不已，即請陳清迎孫先生登陸營商。但國父以船即

開行，未克登岸，僅將與中會之章程及討虜檄文等一束，交陳清轉送鏡如先生，囑其廣為宣傳。

既而 國父到港，一面組成與中總會，一面積極籌畫在廣州發難起義，於是有了乙未重陽廣州首次革命之役，不幸竟告失敗。 國父脫險抵港，乃偕陳少白、鄭士良同赴日本。既至橫濱，即受到鏡如先生及其弟紫珊之熱烈歡迎，且由鏡如先生邀集當地僑胞譚發、溫炳臣等十餘人，在其文經商店商議，成立橫濱的與中會分會，衆推鏡如先生爲分會會長。

時自由先生年僅十四。當與中分會成立後約一週，某日鏡如先生兄弟約孫、陳、鄭三先生在中店午餐，自由先生奉父命陪於末座。 國父席間問自由先生愛讀何書，答以課餘愛讀小說，尤喜讀「三國演義」。 國父再問，三國人物中你最喜歡者誰，對曰：孔明。 國父乃笑着告訴他說：你喜歡孔明，可見你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了。現在我們的與中會，就好比漢朝的劉備和諸葛亮，滿清政府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要起革命驅逐滿清，即同孔明六出祁山一樣了。他又向鏡如先生道：令即熟讀三國演義，也有見解，何不叫他也參加入會呢？鏡如先生因即命自由先生簽高盟約入會了。於是自由先生就成爲 國父倡導革命最早組織的革命團體與中會裏，最年輕的一位同志，同時得了「革命童子」的美稱。他入會後，便已開始做着許多革命的工作。當時很多革命的宣傳品，都由他去抄寫和印刷的。

改名「自由」的一段故事

自由先生原名「懋龍」，上文已曾提過。他因何又改爲「自由」這個名字的呢？這裏却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同時也充分表現了這位「革命童子」那種激昂慷慨的革命精神。他先讀英文夜校，嗣又就讀於一所天主教辦以授法文爲主的學校，因不甘受校中西童之侮而退學。至丁酉年冬（一八九六），橫濱的「大同學校」成立，於是轉學該校。該校原爲當地僑胞設立，而由當時主張「變法維新」的所謂「清議派」康有爲門徒徐勳任校長，校中教師亦多反對革命。次年（戊戌）夏，清光緒帝下變法令，他們益發洋洋得意。但自由先生（馮懋龍）却在作文中，力言滿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清帝愈有爲，則對我漢族愈不利。其行新政，只是一種愚民政策罷了。徐勳見此文即大加申斥。

俄而「維新變法」失敗，康有爲、梁啓超等都亡命海外。康經日他往，梁則留在日本辦「清議報」，並向橫濱僑商鄧席儒、曾卓軒等募捐數千元；在東京創設高等大同學校任校長。馮懋龍亦以橫濱大同學校之優級生，獲選升入就讀。其時梁啓超與 國父孫先生及陳少白等常有往還，故校中教材，多採西儒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等學說，諸生高談革命，其清議報亦漸發排滿言論，康有爲聞之，大爲不滿，乃迫梁轉往檀香山，校務報務均派由麥孟華代理。康時雖在外埠，惟事事皆予干涉掣制，麥則唯其師命是聽。一日，麥語諸生曰：現在清議報有一極困難之問題，康先生對於報中言論，常常責難，梁任公（啓超）

自由「兩字，「獨立」兩字也在禁止之列。大家此後可用「自立」兩字代之，便已包括自由與獨立兩重意義了。如果康先生再來信責難，再想辦法就是了。馮懋龍聞而大憤，直叱之曰：汝等怕老康如虎狼，真不脫奴隸根性，你不敢言自由，我即更名「自由」。看誰人可以侵犯我的自由？說畢，即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龍即日起改名爲『自由』。」衆同學咸爲鼓掌。是年秋，他和同學鄭貫一、馮斯樂三人發刊「啓智錄」雜誌，專提倡自由平等學說，馮懋龍名「自由」，鄭名「自立」，馮斯樂名「自強」，世稱「三自」。其後自由先生便一直用這個名字，其原名懋龍反不大爲人所知了。

宣勤遠域·克著宏功

乙巳年（一九〇五，清光緒三十一年）夏， 國父孫先生周遊寰球自歐東返至東京，見人心趨向革命時機已臻成熟，乃聯合各方人士，組成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同盟會），自由先生亦率先參盟。旋奉命返香港協助陳少白先生，主持香港同盟分會及中國日報業務。次年，原擔任中國日報發行的「文裕堂」因營業不振，將宣告破產。幸由自由先生徵得其岳丈股商李煜堂墊資五千，先向文裕堂購取了中國日報的發行權，始能把此報不致受到牽連，繼續出版。經改組後，衆推自由先生接陳少白先生任社長兼總編輯之職。關於香港同盟分會，也因年來參盟者衆，數達二千餘人，會務發展日盛。陳少白先生也辭去了會長，而推由自由先生接任。但知因爲他任承續

動緊張，目標顯露，受到香港政府之忌，警方屢傳究問，且勸其自動離境。適其時加拿大華僑洪門之致公堂在溫哥華籌設「大漢日報」，函託自由先生代為物色主筆。自由先生以本係洪門的高級幹部的「草鞋」（將軍）身分，乃自告奮勇，親自單人匹馬赴加就聘，把黨務及報紙都交與當時已在港所設之「南方支部」辦理，其家人則仍留港，夫人李白平並照舊以其家作革命同志活動聯絡之所。

自由先生既抵加，一方面主持大漢日報革命政，發揚革命宗旨。一方面更調停當地洪門的內部爭執意見，大獲各方之信任。因此，當香港南方支部積極進行辛亥廣州大學起義，（即三月廿九日稱黃花岡之役），籌款孔亟之際，自由先生在加竟能說服域多利、溫哥華、多倫多、滿地可等埠致公堂，將全所或變賣或抵押，連同其他個人捐獻的，共籌得港幣七萬餘元，作為大學之資。是役據計用款共十五萬餘元，而自由先生在加所籌得，由其一手匯返者，竟佔半數。此次事雖未能一舉成功，而影響深遠，使全國人心，愈加奮勵。不半年武昌義旗再舉。即告全國光復，推倒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就此以觀，足見自由先生的任事能力之強，與夫績效之著，其貢獻可謂偉矣。

武昌義起，跟着各省次第光復，佳訊遍傳，自由先生即由美洲同盟會、致公堂及洪門籌餉局三大革命團體聯合推舉，以「旅美華僑革命總代表」的名義，動程東歸，參與建立民國政府的事宜。國父既膺選臨時大總統，就職南京，自由

先生奉委為總統府的機要秘書。迨南北統一，國父讓位於袁世凱，乃與黃克強先生共同推薦自由先生任「稽勳局」局長，該局并在各省設立分局，負責蒐集各地參加革命人士的事蹟，自由先生更親赴各省督催，使彙列呈報，分別稽核褒獎。至次年，袁氏篡國陰謀漸露，且紛紛捕殺國民黨（時同盟會已改此名）人，於是南方各省紛紛討袁，發生二次革命。在北京之革命同志處於危境，自由先生知難立足，且曾拒絕擔任工商部長忤衷，必將報復，乃預將各地列報表冊，以發還各省重查列製為由，設法先行運出寄滬保存，以免散失。至七月果然不出所料，被袁非法拘捕，繫獄五天，俾又釋出未被殺害，即南下至滬，旋轉赴日，參加國父改組成立之「中華革命黨」工作。尋且奉派渡美，任美洲支部部長，兼辦「民口」雜誌，負責聯絡同志及籌款討袁。

袁賊篡國稱帝，倏忽敗亡。自由先生又復歸國，且獲選為國會華僑區參議員。有某氏挾巨資，欲以賄選當議長。自由先生拒受其賄，在選票上大書三千元數字。當開票之際，他走上台上，將選票全部撕毀，散擲台下，眾士稱快鼓掌。次日報紙，有以「馮自由天女散花」為標題者，誠一大妙之快人快事，不失其少年本色也。

一個反共的急先鋒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改組。自由先生奉派為臨時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中總理（國父孫先生）提出容納共黨及聯俄案，自由先生力持反對。及案既經過，自由先生仍加反對

，且言甚激烈，乃受到譴責。共黨及黨中之親共分子尤恨之，排斥不遺餘力。自由先生乃憤而離粵，遠走上海，不斷發表激烈反共的言論。及次年，總理逝世於北平後，共黨及親共者把持黨中央，竟予自由先生以開除黨籍的處分，使這位最熱心革命奮鬥了三十年的黨中元老至為痛心。然而由於學養有素，賢慧的夫人李白平同志也多方加以慰藉，於是先生乃養晦韜光，就聘為親友開設的「新新公司」任總經理。一面更將早年慎重保存的革命人物遺蹟史料，潛心編著有關中華民國開國前的革命史。上文所引但植之先生詩中「虛傳范子工心計，孰識蕭何擅史才」之句，即指此一時期的自由先生景況。

現在我們眼看見共黨匪幫的禍國殃民，致令大陸同胞陷於水深火熱，歷三十多年而慘痛愈增的情形，誰不知道共黨之可怕與可恨？然而自由先生在容共前後，即表堅決反對，得不謂為一個明眼看穿了共黨包藏禍心的先知先覺者急先鋒麼？當然，總理當年提出容共之案，同時又飭令共產黨人表明係以個人身分參加本黨的。他並不是親共黨，而是為增加本黨之力量而已。我們只要詳讀他的三民主義，就可瞭然。假如，總理不是早逝，他必能善導共黨分子，共為國；他們自亦不敢猖獗作叛起來。可惜不幸得很，通過了容共案僅及一年。總理遽爾薨逝。共黨分子乃敢肆無忌憚地胡作胡為，乃造成了後此數十年的滔天大禍，真可說天意難測，降禍吾民了。

革命史家的鉅大貢獻

自由先生居滬多時，既先依據舊存資料，首先撰成了「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中兩編三十餘萬言，已分在民國十七、十九兩年先後出版。尚有續編，據其自述經脫稿多時，但格於時勢環境尚未付梓云。此外更陸續撰寫的，有「三次革命軍」、「華僑革命開國史」、「中國革命運動」、「廿六年組織史」、「華僑革命組織史話」、「辛亥貴州革命黨列傳」及「革命逸史」共六集等，俱屬有關中國革命歷史的著作。另有「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書，則揉合着歷史與思想問題的。其歷年在報紙雜誌所發表的論說、雜記、詩篇等，更所多有，則尚未編集問世，誠可謂著作等身的了。

自由先生文字根柢既好，其記憶力尤特強過人，同時又有歷年保存的表冊、文件、和本人筆記、函牘、照片、舊報記載、本人著作等豐富資料，復勤於訪問同盟故舊而得的筆述、口述。故其下筆為文，俱甚翔實詳盡，加之以流麗的文詞，能使讀者讀之不厭。其中尤以「開國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兩者，最為膾炙人口。開國前革命史將每一階級各役事蹟，作詳實謹嚴的敘述，成為價值極高的信史。「革命逸史」則以輕鬆的筆調，側重描述革命人物的生活情景和其趣事趣聞，異常生動，吸引讀者，趣味盎然。這兩部鉅著和另一革命元老鄒海濱（魯）先生的「中國國民黨史稿」，都可稱為我國自國父首倡革命以來最偉大的史編。他們兩位，也可媲美我國兩大史家司馬遷和司馬光了。所以但植之先生以「書局隨身各體版」，擬之於司馬溫公，誠非溢美

之言之也。

尤有進者，自由先生在「革命逸史」裏，如「余育之專略」、「蘇曼殊之真面目」、「李煜堂專略」等段之類。蘇曼殊早歲參盟，雖對革命事宜未曾參與實際行動，但在「民報」作繪畫宣傳，感人甚深，且其以出家人的面目，對諸同志的通訊聯絡，亦有相當勞績。至於余育之、李煜堂兩位，則對革命輸財助道，貢獻甚大。今查對革命史敘述最稱完備的鄒海濱先生「黨史稿」之「列傳」（民國三十三年版所增補）中，都未曾列入。而自由先生的「革命逸史」裏，却均有所述。雖詳略各篇不同，或僅一鱗半爪，然自此神州陸沉人事滄桑，文物淪喪，苟無此等記載提及，豈不使前賢先烈的潛德幽光，竟埋沒於無形，不為世知了嗎？「逸史」裏如這類的尚不一而足，茲僅舉其一二，使可窺見其具有甚高價值了。

真誠坦率廉潔自持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EIDOSCOPE MONTHLY

7-2 SHIN SHENG S. RD. SECT.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自由先生自童年參盟獻身革命，歷任艱鉅工作，勇於任事，忠於職守，皆能達成任務。生性耿介、真誠、坦率、堅貞，篤於正義信仰，守正不阿，廉潔自持，嚴於善惡，是非、忠奸之辨。他心直口直，對邪惡者輒正言擯斥，不稍假借，故往往與人相忤，不顧也。

然於平常處世待人，則無論貧富、貴賤、尊卑，皆和藹謙恭，樂與交遊。見富有幽默感，談話詼諧，風趣橫生，觀其為文，亦可見其一二了。他不以窮而改節，不以達而驕人；亮節高風，堪為世範，世言「三不朽」者，先生皆具之了，千秋俎豆，不亦宜乎？

我生也晚，未及見先生少年時代之風采。直至抗戰時期在重慶，始獲晤識，迨播台灣，又始接觸較多，然以當公務執掌，未能常親聲款。不數年先生又以七七高齡，遽歸道山。今追寫此文以記述這位前輩元老，益增無限悼念之情。

(全文完)